

西

臺

集

卷七
卷八

西

西臺集卷七

宋畢仲游撰

書

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

承議郎監在京粳米下第八界上騎都尉代郡畢某謹
以外議再拜上書于門下侍郎閣下某曩在河南及京
師嘗請謁左右雖竭不肖之心夙夜思慮欲少補行事
之萬一而至今未敢有言也蓋聞閣下之來四方內外
託書詞論時務者多至數百而朝廷之上實封陳得失

者乃幾萬人皆關閣下之聽覽是非利害宜畧盡矣則某未敢言者豈有所愛惜哉恐不待某言而知爾然閣下辭山林履廟堂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亦以天下責于公道路之間閭閻之下雖聾瘖跛躄支離疲病之人亦扶服相賀頂禮嘆息如遇歲年之豐而見父母之來閣下用賢去佞除煩解擾所以安社稷惠細民者甚多而外人之議尤深念于左右竊意實封書詞有所遺者某如自嫌而不以聞則是輕門下之義忘師友之教懷不盡于朝廷而未死之間私恨無窮故敢略道外人之

議而某之所見則猶待異日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累于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禱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合天下之願退爲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也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主

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筦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爲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疎逖不足侍于下風而嫉公者巧爲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爲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

以臨之精微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常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吳正獻之入相鄭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內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爲不道而閣下起閒廢之中留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失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填塹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

其慮容易者不預焉昔王荆公以興作之說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荆公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尚衆京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路官司州縣雇傭號爲新法而從事者有不可訾計之費今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

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

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固常有患不足之情矣持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重出爲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豫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

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女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爲贏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庾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丘山江海之不

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如旣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王荆公併軍蒐卒而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盜賊公行守令不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

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耶以兵不足而存保甲故知財不足則新法可以復興此外議也昔仁宗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者所以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已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

西臺集 卷七
之隆而私門奸利破膽而不敢爲仁宗皇帝所以四十
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百官得行其志不法之
事稀濶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所致
也蓋自近歲以來臺官諫官不復知所以設臺諫之本
意而顛爲含糊苟且以幸無譴經涉歲時而不言天下
之事其所言者必揣摩上意之所尚非大臣之所惡聞
且于我甚安而無悔者然後敢發其號爲論列大臣者
亦取其微芒瑣屑不在輕重之間足以破人主之疑而
無傷大臣之實陽言于外而陰合其中又其甚者寧論

人主之事而不肯言大臣之過蓋論人主之事則有大
臣以爲之力不甚得罪而一言大臣則足跣手拉塗地
而不復數年以來朝廷之上道路之間不知有臺諫一
聞臺官諫官之姓名則咨嗟太息詆笑而避去而處臺
諫者自以爲至計便策不復知職任之何如翻謂祖宗
之朝名公大臣奏議論列爲沽激好事以自蓋其短而
幸一身之安則無所補益可見于是矣伏自主上繼明
西朝共政用閣下爲門下侍郎始增置諫員進用有聞
之人而廢去六察皆使言事可謂知務已而猶有平昔

之徒介在其間蓋其含糊苟且幸免久矣一旦明目張
膽自奮于敢言之列則內懷愧恥外畏士人之姍笑欲
不言則朝廷失望非今日之利故皆低徊隱忍進退無
適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責而終不敢深言天下
之事惟欲窺瑕伺隙執戈而攻諸長者爲新法復讐今
將興仁長善定萬世之策還太平之風而猶令此等布
在言路欲望如仁宗之朝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破
其奸心竊以爲過矣夫賢者之爲善與不賢者之爲惡
其取舍固異然勢可爲則行惡而或濟勢不可爲則雖

善而無成自古及今未有勢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且
王荆公之行新法固非善也然終先帝之世新法有增
而無損者以有可爲之勢而已爾所謂有可爲之勢者
非直人主之聽用而荆公之名位高且大也蓋自參知
政事三司使翰林學士下至侍從百執臺官諫官外連
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官無非新法之人者雖功業如
韓琦貴重如富弼敢言如呂誨才辯如蘇軾終不能少
止新法之行是後鄭俠以死爭之而新法亦不改也豈
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蓋左右前後遠近高下皆新

法之人而荆公又挾天子之命都宰相之位以臨之如平地布薪而順風縱火其勢易也今閣下欲去新法之弊抹荆公之事而左右侍從六曹九寺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荆公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爲言事官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未可之事則青苗雖罷將復散況未罷乎役錢雖蠲將復斂況未蠲乎市易雖廢將復置況未廢乎鹽法雖除將復作況未除乎以此去新法之弊抹荆公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顏色而有

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厲夫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

西臺集 卷七 九 晉 校
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喟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相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八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平昔含糊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臯陶夔龍稷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

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臯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

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閣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興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

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裒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

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離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顛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

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當如此蓋亦今日之事不得已者也千存其百百存其十十存其一苟有可削者無不削是謂簡易著爲法者當如常人之言語使匹夫匹婦皆可以喻其意而盡其詞是謂明白則觀望之徒不敢轉徙以順人而簡易明白則亦稀有所附會天下之人既見夫不爲觀望者尊用爲觀望者退遠而常行之法又簡易明白不可轉徙附會以便己之私則觀望之心庶幾少息觀

望之俗庶幾少變而異時觀望之禍庶幾少止矣此外
議也夫前古之君所以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
謁公行游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隔塞人君之私也小
人探君之私而導之于邪旣已得趣于私邪則公卿大
臣開正言行正道如陳夢中之語而告天外之事泊然
不以經意雖與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今主上富
于春秋太皇太后通古今之大體自先帝之朝抑遠外
家未嘗用事而賜與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未知好
色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游獵之虞

罷貢獻廢堆塚蠲積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初卽詔
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
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繫閣下施設之事終
于不成爾蓋荆公雖不用而京師四方貴臣大官職司
郡守百人之中九十其徒也其恃材氣挾詭辯而負宿
勝之資者猶可畏而主上及太皇太后所用不過一二
公一二公所用不過八九人如熒惑失度而攬搶竟天
雖有德星之出豈敢言禍之所勝哉則閣下夜衣而訪
事雞鳴而布行乃正社稷之所願而天地神靈所以想

望于今日者也成之則三代之盛伊周之烈復見于太平不成則新法之弊流及萬世而不可改雖有改者不如今然則外議者某之所當告而不獲已伏惟加意幸察不宣

上門下侍郎劉莘老書

孤子畢某謹叩頭再拜上書門下侍郎執事禮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言非禮也而況于書乎求之本朝惟范文正公居母喪嘗移書萬言以抵執政則喪之用書有國事也某罪罰之餘待盡朝夕且無范公之國事而亦敢

以書上千不孝之誅則自祖父以來門戶之寄有不得待于異日者是以停號窒哀留喘輟息而強布于左右伏惟門下侍郎不倦而觀之某嘗論古今文章多而史材少譬諸繪事同技而異能也蓋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則更遺所尚于意外要使類其人之生而已所以難也昔馬遷作史記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猶若可學至于所記之人在數千百年之外讀書如親與之接而精神意氣有以想見其爲人則殆不可學而所謂類其人之生者此也由馬遷

西臺集 卷七
貌風力氣慨與夫治民行己篇章議論皆親見而熟味之及觀門下侍郎所撰誌銘簡而備粹而古貫穿而偉馳騁而不盡大類蘇武趙充國傳而讀之過半思酣意熟如成之在前相對彷彿其眉目忽焉忘文字之所載也某雖不敢妄意其高下然亦豈非爲類其生者歟則曾祖文簡之墓碑歷三世而後獲請于左右非獨人事亦若天理然蓋文簡之事母孝則見王禹偁所行之告命論德行則有真宗皇帝除授之德音直道而進則可攷京尹之所建明論大事決大疑則澶淵之議其畧頗

在實錄與陳彭年之行狀然猶行事之常也昔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多鮑叔能知人也而文簡公爲濟州推官乃知取王禹偁于賣漿之家教養成就與同出處及在中書又力薦寇準同爲宰相以濟大事故準平生與人少合而深德文簡公兩女嫁文簡公之次子某之叔祖爲太府卿者是也史官之所紀次天下士大夫之所傳誦但喻準與禹偁之賢而未論文簡公之知人與夫管仲鮑叔牙之事同功而異說則殆俟有人如司馬遷

著書故願門下侍郎上觀真宗皇帝待遇始終之厚次察寇萊公王黃州取友之深因及楊億陳彭年之誌狀傳以史官之義而賜之碑銘得如誌成之文之類其生也則豈惟今日兄弟子孫感激而流涕蓋將與書之畢命世傳而共寶而天下仁人君子實寵嘉之伏惟鈞慈加意幸甚

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再拜慕義者十五年前日始獲參拜于左右則交至疎日至淺也今日不以交疎日淺復將妄有所謁惟閣

下少加意念憐其慕義之久不以爲疎淺而試聽之萬一有取則幸甚矣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某誦此久矣以爲天下難能之事非無力之患而無志之患苟有其志雖匹夫不可遽奪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尚可揅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真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真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

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僭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兄弟入仕未嘗敢學進取之人因虛求實抱僞賈真以自鬻于當世惟敢讀書應舉不失其門戶而某復不自料其卑賤于讀書應舉之外私閱古人之文字言語愛其深厚簡麗而怪近日學士之所爲殊無古人之遺風雖見其取高科躡貴仕名姓粗聞于人其中心誠不愛也然某亦有應舉之累未免學所不愛以取合于有司常願一日棄其塲屋之地試徧聚古

人之書而觀之旣收拾其言語文采之奇怪又因以辨邪正推是非參合近世之文而爲其所愛此某所以繼父祖守門戶十年不忘之志也昨者某舉進士徼幸已中不料又得主霍丘簿以食祿養親然霍丘之地面山枕淮戶口數萬南牽光蘄之路而西承潁壽之尾其民矜豪其俗淫狡飲酒呼博椎牛掘冢剽攻賊殺則固其常事以至闇昧之獄姦怪之訟難證之罪亦無虛日壽春之號多事者蓋僅有此邑也其縣令已避煩而去之矣其主簿則數日而求代今聞新法更以主簿縣尉通

職共事某如從事于霍丘東之以新法則治婚田辨鬪
訟閱簿書納稅賦掌倉庾檢復往來固已無暇日而又
加之散青苗斂助役莅刑獄督盜賊至于符檄差遣推
勘錄問水旱蝗蟲之事則又出于不可豫慮者也某雖
併食以待之猶當懼其不給則夫十年之志者何日而
償之故自注授以來至于近日常願罷官就學以償其
素志然親戚朋友之間謂自先人棄諸孤至今十餘年
堂有皓首之親家有白身之弟而室有未聘之妹諸兄
困于州縣雖得俸祿不足以給甘旨選舉婚嫁之資而

某棄官而閒處殆非子弟祿養意不惟親戚朋友以爲
不可某心亦有所不安惜志之未償則思讀書以閒居
重心之不安則欲隱忍而從事安其心則不償其志遂
其志則不復安其心二者之取舍未知何從然以母老
家貧聚指數百急于祿利之際迫以親戚朋友之勸諭
欲舍其素志殆過半矣此所謂將奪之由又如此則某
之中心宜何如處哉且物有輕重理有大小棄小則從
大舍輕則取重此人人易爲今某均有所棄捨然徘徊
反覆如此之難處者蓋所棄不小而所舍不輕爾何以

言之凡人之喜事多在于壯歲以其氣血剛強心力明
健有異乎過壯之人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故壯而執藝則加精壯而戰陳則加勇壯而事官
則加勸壯而業學則加銳今某適當壯歲負其志而不
果成迨其過壯之後頽塌荒廢自憚而不肯爲未可知
也復爲外物遷奪之而不得爲亦未可知也孔子曰四
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今之事左投則
得業于學右投則爲俗吏所差者今日而事之相去遂
繫于終身則自處之難無足怪矣昔者駸蔑三晉之賢

士而三晉之人未嘗知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
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間遇晏子
解其縛而客之夫一言一見非足以定交而叔向晏子
于顧盼言語之間遂以爲賢蓋知其心者不待久也傳
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某雖不肖生已二十四歲
矣應舉者將十年矣然外自藩方大鎮將帥節度州牧
刺史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
人下至深山大野名城劇部古衣儒冠之處士非親戚
與禮當見者則未嘗見之蓋不敢容易妄見也向者竊

誦擇木之義來見閣下于穎上今負未償之志懷不安之心以謁于左右不識閣下已有以知之耶抑將待其久耶然某自參拜以來無三十日而敢謁者蓋意閣下不待其久矣夫事莫快于得爲莫沮于不得爲今令人口有言語壅遏而未發猶且不憚于顏色況某負十年之志徬徨痛惜而終將爲外物奪去是反不足傷耶如閣下省其心察其志拔于不善之地而置之善地署以官職使養親假以月日使從學加之在閣下教化之域時得伏于坐末以聽咳唾之音則某之心豈惟祿養業

學而已如久旱之魚縱于大水非惟免于乾涸之患又不知江湖之樂者何如也伏惟閣下聲譽溢衆人之口文章爲天下之師其所以獎進諸生誘掖後輩者固不可縷數若某之有私志而窮宜亦憫之故願閣下上觀曾大父先人之遺業下察其家貧業學之艱難旁省其取捨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醜蔑石父之所笑則足矣惟深察之

西臺集卷七

西臺集卷八

書

上蘇子瞻學士書

宋

畢

仲

游

撰

某聞天之生物為類不同皆曰有材材者可用之具也
萬物之材有餘于用而人之材則病于不足何耶非以
材命人者有變于萬物也蓋物之材眾矣而司于耳目
之前人之材難矣而取于心術之內此有餘不足理之
固然者既相倍蓰而不齊又況天下之材自闕于無用

之地而無已則不足之患乃其招爾今夫象犀虎豹鷓鷯杞梓芝菌之產嘉禽文獸英草異木萬物之材最者雖羣遊于江海穴于山澤雜出于山野而搏之于虛空不相病也若人則不然無用者有用之所諱大才者小才之所攘以無諱有以小疾大則士欲自効者固已不幸而况相分相棄相敗相死則是受才于天地者雖與萬物同而處才于人者固與萬物異此其所以不足也伏惟閣下聰明智敏出于衆人所不意而進退操舍深得才士之心凡潔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効者雖強

力不能攘而因虛求實抱僞買真以自鬻于左右者雖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願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物常理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攘之情亦有聞于左右乎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雖均也知名而譽之則喜者深知名而毀之則怨者毒常人所譽未聞于一堂之上而知名者已誦于一鄉之中常人所毀未傳于一鄉之中而知名者已薄于四境之外故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也昔者公都

子問孟軻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
予不得已也孔子亦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夫以孟軻之賢孔子之聖言奚所不可然孟軻不得已
而後辨孔子或欲無言則是名益美者言益難德愈盛
者言愈約非徒辭喜而避怨也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
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足下天資甚美喜善
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
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爲告
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

不特出口者爲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
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
朝廷論議賓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
罪于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
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
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
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
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虛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
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

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捄是非之事殆猶抱石而捄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挾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苟信其衆何爲而不成輔君澤民何爲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爲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辯仇牧之勇庸能有濟于是非耶詩云趨趨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子

忖度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說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爲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第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爲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

自宋入鄆有晁端禮者言閣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懼無以實之爾今既得其說故特以進伏惟閣下不倦而觀之某聞富貴者利所利之地貧賤者利所利之物故獵食之蟻惟羶是求易生之蟲見濕而處今貧賤之利富貴亦由蟲蟻之願羶濕彼豈有擇于中心哉特氣類使之來爾故古之賢士不以我數見者為主而主其我見之善者

古之貴人不以數見己者爲賢而賢其見己之當者以當爲賢則王公不容易而知人以善爲主則士不可不自重也河南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賈誼見知于公及公歸薦誼爲博士漢諸老先生無能出誼之右者則材爲易進矣而誼不肯求知于絳灌之屬主吳公而後進此主其我見之善者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爾得人焉爾乎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夫武城之人不爲少矣而子羽非公事又未嘗見之然子游用以爲賢此賢其見己之當者

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固陋而思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真宗以爲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真宗同用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稱爲廉吏某不肖嘗懼羞其先故上不取虛言異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爲富貴名譽之招近不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爲富貴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爲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

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就以義爲先害不急避以命爲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日者閣下任邊要領都會握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其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閒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禱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爲天下之幸退爲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實也昔者醜蔑惡欲

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
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
縛而客之今某之惡幾于醜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
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
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省富貴名譽之輕重慎顧叔
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醜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
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

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
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
麤錦賤繡開緘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逼視反覆
求其精粗工拙之致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
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
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脩之重下
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嚮慕而不能自
已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味如飲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
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真能詩

矣及其人已死聲譽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幾是何耶非生死存亡之有異蓋能詩之中所蓄有深淺則其傳亦有久近而富貴名譽足以借其重也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爲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如襄陽孟浩然則甫以弟子視之而愛其有新語而已至韓愈時人或謗甫之詩愈爲作詩訟之蓋非特愈之時有謗甫者未死之日謗已多矣迄今四百餘年讀甫詩者豈徒無厭怠之意亦咨嗟詠歎歡欣鼓舞之不

暇不獨怡然而已則始信甫詩之工而富貴名譽不足以借其重也曩某居陽翟有陳知默者字子思號爲能詩子思世家之後身爲子弟無名譽某始不信其能詩後某病居房中有誦子思之詩于戶外者疑爲唐人之詩而怪其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某驚因盡取前後詩繼觀之大可愛後二年子思卒得其遺藁時出而誦之至今十有三年矣凡百誦矣一無厭怠之意而未嘗不爲之怡然則子思之詩雖不足比杜甫然亦非富貴名譽之詩也某嘗觀孟浩然集其詩無三百首而爲之

序者數人某欲以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諸公而子思生不顯于世無聞于人非有道者未易序其詩也伏惟閣下以仁義忠信爲己任而富貴名譽窮達出處皆不爲之動心日者治臺閣職諫諍端言上前爭朝廷之大義天下想見公之爲人而世有忠孝號爲令族今之言名臣者必稽焉如陳子思者貧且賤又已死亡矣雖平平之人未易動也而某敢以累公求爲子思之寵者蓋惟平平之人然後以貧賤死亡爲意而如公者則素不以爲意旣不以貧賤死亡爲意則子思之詩實過人

必有以寵之也今某望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公如因公之序有見于後世則子思者生不得遊于門下而死爲門下之所收異日人觀詩讀序必有掩卷流涕而歎息者雖無益于他事然爲望朝作一孟浩然豈小補哉願公勉之不宣

答劉朝散書

某再拜奉書通守朝散足下夏序苦熱伏惟尊履萬福前日車馬之官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

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卽問公是先生文集尚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在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遣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爲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聘貽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爲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爲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

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

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卽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更得數十篇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爲貺者昔人有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家且曰如嘗一嚮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間今某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全集之貺如操弊舟出涯涘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

桴絕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豈不幸哉九鼎一嚮何足以爲喻旣未敢承集序之意姑奉手書爲謝伏惟幸察

代李伉上文潞公書

某謹再拜上書留守潞公太尉閣下世嘗恨古人之不復生于今也三代之時聖賢間作興造事功垂萬世之策其高才達識篤學守節豪傑之士無世無之漢唐時異人輩出內之廊廟公卿輔相之器外之邊境折衝禦侮虓虎之臣至于奇功偉行深謀遠慮辯才博洽文章

之士雖不及三代而朱梁以來莫能有也某以問人人則曰此古人也今豈有哉某私念以爲古猶今也元龜大璧榎楠豫章虎熊犀兕之生凡世所貴之物與古畧相等而獨于人材如是之不齊此何理也因復念太祖太宗神聖威武削平僭竊瓜分之地服五強國合天下于一眞宗守之方內大寧無犬吠之驚其規模制作皆倣三代之意度越漢唐若無人材何以得此之盛乃求故事觀之始知祖宗之朝有趙普呂端李沆王旦之徒爲輔相有曹彬曹瑋李漢超李允則之徒爲將帥不減

于漢唐某以問人人又曰此祖宗之臣也今豈有哉某私復念祖宗之距漢唐漢唐之距三代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其人材之不齊猶有說也以仁宗皇帝慈仁恭儉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兵休民安風俗大和今有言仁宗皇帝者雖田畝之間道路之人皆爲之流涕而況于搢紳士大夫嘗遊于朝廷之上者哉其恩德固結于人非漢唐所能比也今又于祖宗之朝若旦暮相接之近何謂祖宗之臣今不可有乃問諸長老長老始言仁宗皇帝有寇萊公文潞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韓公者

不減于祖宗之臣蓋與漢唐之臣時異而德均也某旣講諸公之德而又聞路公太尉閣下獨爲天下之師臣年壽高奇勲業隆盛有古鬻熊尚父之遺風漢唐之臣反不及也某始悟人耳目之情輕近而貴遠天之生人無私于古今有遇不遇未有見不見也曩者先子嘗辱閣下之知故先子仕于仁宗英宗今皇帝之朝未嘗敢爲身謀雖患難死生流離顛沛亦未嘗敢失其所守者恐負三朝之德傷門下之義爾及先人棄諸孤某之兄弟戇愚孱弱在迷荒荼毒之間而閣下發使弔祭有加

于常撫諭慰恤不以戇愚孱弱而棄之則某之兄弟宜如何論報于門下然而身孤力小莫能自効惟願爲道旁之父老童稚望其容貌顏色之如何歸而圖畫措諸三代漢唐之名臣物像之間以自慰釋其平生好古之心而已爾今某以事過洛而閣下畱守洛郊前日願見之心適其時矣夫某得見于閣下則如見祖宗之臣見祖宗之臣則如見漢唐三代之臣先子之辱知如彼某之願見如此閣下其進而見之命也其不進而見之亦命也不宣

啓

賀韓忠彥相公啓

誕膺典冊進位公台士類歡傳治朝增慶天下幸甚伏
惟中書僕射相公茂膺濟美達識含章集義以行體仁
弗勉爰自入陪帷幄中幹斗樞以大賢名世之資繼盛
德元勳之後道能勵俗爲國器于三朝謀以靜民代長
城于萬里雖出處之異用自夷險而一心將游巨川誰
起傅巖而共濟若成大厦孰爲匠石以取材會初政之
肇新首至公而圖任起從北道進竦民瞻少莅東臺卽

當宰制搢紳動色中外相聞消沴氣于和風易薦饑爲
豐歲兵已咨于不試民遂可以安居而況仁宗之德澤
未賒忠獻之矩模猶在坐明黜陟旣當國而有爲力致
太平乃傳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
過緇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畫錦之榮某早預坯陶嘗
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
生而增忭

又

寵膺麻制進位冢司恩典紹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

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
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
海惟唐虞之復出由臯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
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
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冊告廷冠諸公而
作輔側聞異數允慰具瞻某限以奔馳道途不獲躬詣
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韓絳遷左相啓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天下廩廩嚮于治定進
居左省遂冠鈞衡詞制疾傳中外交慶豈惟區區一介
益煩世德之所宜而行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全盛幸甚
某以奔走在途不獲同百執事陪于慶列瞻望東閣無
任歡忭依歸之至謹修前啓上賀不宣

賀曾公亮相公啓

顯膺麻制進莅鼎司聖賢相逢夷夏均慶中書僕射相
公際天奧學名世真儒以麗筆鴻文交輝于棣萼以沈
機遠識同體于冕旒自籌帷幄之深尤契風雲之會塞
上萬堞相望于金湯禁中一言遂安于宗廟賢業默定

人心允孚不謀著龜遂運樞極昔山甫入相補周袞以
宣勞平陽趣裝奉漢規而靖治未若功足以熙帝之載
道足以給時之求顙面正朝豈惟華夏安四夷服代天
理物自然風雨時三光明千載之逢今日乃見某効官
無似託庇有年側聞渙汗之疾傳不覺翹襟而載躍永
繫造物可無失所之嗟諒不淹時卽見太平之效某以
奔馳道路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功盛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數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

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真儒之絕德蓋爲宰物之成功
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
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耄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
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筦庫之賤士猶降
志以居儋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況以都三公之貴而
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
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伏惟致政少師蓋代有聲立言
不朽尊處元老號爲文師當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
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援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

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遂委已成之務以
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
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
臂而議勲業朝中新政久垂譽于臣鄰頴上舊民如得
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清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
覩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
佚再三加命已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鸞熊之美

賀韓師朴相公致仕啟

寄食異邦積有負薪之憊馳誠齋坐寢踈削牘之儀想

隱几以燕居方抗章而得謝處用舍之際初實無心當
去就之間默全大體含生共仰有職咸歸致政大觀文
相公百世名門五朝舊德倜然異稟逢此盛時繫勲業
之在前感風雲而繼起以社稷安寧爲己任以門戶忠
孝爲家聲雖獨運于廟堂實忘懷于軒冕是以平居當
國心無間于賤微高臥故鄉人孰知其欣戚始終一節
出入十年遺巨舟于濟川遂素心而就第子孫侍側日
觀戲綵之多賓友在門時接吐茵之舊豈徒昔賢之高
致殆爲宰物之成功伏望澄思慮以坐忘收神明而返

視益隆遐算兼濟令名雖體道赤松遂棄人間之事而
大儒白首正爲天下之瞻永庇斯民亦尊吾道

賀章待制到任啓

光被制書寵升待從就分符節出控翰垣茂擇剛辰已
開尊府伏惟慶慰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擅學識于
儒林作英傑之舉首眷隆上意名壓端明改延閣之華
資領昆吾之重鎮竚開績效別造深嚴某跡遠門墻心
馳齋坐方愧書郵之至尊貽記室之文謙厚過中感銘
增劇

賀蔣樞密啓

光被制恩延登樞府天下幸甚伏惟樞密通議俊明迪
哲敦大秉彜以仲舒師友之尊濟茂先王佐之略危言
告后切時者甚多勁節立朝臨事而可紀比疇尹政之
效入翔扃禁之嚴摘伏發姦治獨神于廣漢高文大策
人必屬于馬卿間雖出處之異途益見險夷之一貫明
光視草方增綸綍之華宥密本兵遂委樞機之重諒由
初政尤藉老成竚聞經世之謀別究安民之策由茲注
意遂正秉鈞益尊吾道于盛時始見大儒之能事某蒙

西華集 卷八 賀安樞密啓
知惟舊違德方新側聞恩典之紹隆第極情條而抃仰

賀安樞密啓

奉膺尊冊還位上樞風聲所傳歡誦如一伏惟樞密大
尉純誠體道元識際天光輔三朝迭居二府屹如梁棟
之具允爲社稷之臣樊侯之出納將明曾無吐茹晉公
之訄謨方略實係安危方凝翊亮之勲俄遘棘欒之戚
甫終禮制前錫命書顧人望之益歸乃上心之所屬矧
當初政尤賴老成佇恢經世之謀始復本兵之任運籌
帷幄豈惟名在于四夷顛面鈞衡行副具瞻于百辟顧

如鯁薄久戴恩憐方分守土之符莫預在堂之慶瞻望
門屏下情無任歡頌激切依歸之至

賀樞密啓

奉膺尊冊入長鴻樞凡在見聞交深慶幸伏惟樞密大
尉學經百行道冠萬殊傳孔孟之微言纂伊臯之絕業
感會尚文之運發揮開物之謀爰自先朝預聞機政以
利仁之常德循輔世之宏規貫金石以存誠等權衡而
及物訄謨方略動繫安危出納將明斷無吐茹雖暫辭
于機要尤深軫于睿懷召以鋒車對于便坐安民之策

西臺集 卷八
得以屢陳許國之誠昭然嘉納遂卽本兵之地進當魁
柄之雄風動四夷式是百辟而況君臣相合如符契兄
弟對秉于鈞樞豈特專美于一門兼示大公于來世惟
幄之任旣足有爲鼎鉉之崇乃其固有垂作聖朝之範
冠于盛事之圖若夫經綸豈待敷敘惟當躍距以俟太
平某蹇舛餘生棲遲末路側聞渙號實踴歡誠幸溝壑
之未填企門墻而惟舊所期亮察永託埏鎔

賀門下相公啟

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嘗蒙

迂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
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嚮制作之盛今者伏審奉膺宸
眷進陟上台冠冕在廷保乂羣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溥
臨邁茲盛節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庇區區一介
之賤遂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厦而倚巖石豈不幸耶某
以蹤跡在遠無由進叙在堂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距躍
豈勝下情謹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
賜亮察幸甚

賀李黃門啟

西華集 卷八 三 廖晉校
光奉明綸入同大政天下幸甚伏惟門下侍郎徽猷經
遠全德蹈中嗣興未喪之文生有致平之畧諸儒之所
視以爲法斯民之所賴以爲安出入三朝周旋一德須
協宣于基命尤澄總于事經省中皆戴其言天下陰受
厥賜終由遠識引去近司宣布中和雖大邦之爲殿永
懷夙夜惟王室之爲心屬上聖之纂臨須老成而入輔
詔音未下衆已期其必來詞命旣傳士皆喜如所望增
九鼎大呂之重成四維泰山之安卽顯化鈞永福函夏
某早依堦台嘗辱品題側聞三入以處中實爲盛際不

意一夫之拙守還遇至公數懷賀厦之私莫預在堂之
列瞻顒抃蹈倍萬常倫

賀兩制啓

伏念某承乏于人簡書是舊惟時之哲簪橐方新復侍
從之深嚴宜福禧之叢集某官氣資闡爽學造精微綽
有家聲挺爲國器方協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比畢
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銓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
猷入陪機政冬陽方滌齋館夙遙伏冀上體眷勤精持
寢餼

西華集 卷八
賀鮮于運使啓

肅戒清騶已交漕節列城動色使範有華伏惟運使郎
中德敏而壯氣温且直持躬不撓待物以誠智燭見于
盈虛事周知其能否輸將萬貨指日課勞殿最八州聞
風肅治顧茲幣局適在下風剡竿牘以未遑愧函書而
先及瞻依感仰莫罄敷陳

賀本路運使郎中啓

光被除書寵移使節輶車未達名部相歡某官重德鎮
浮清規迪哲文能輔實敏以濟功入被遇于端朝出按

章于右蜀百城肅治有負弩之榮鄉萬貨均輸若流泉
而富國改臨重地實簡上心內揆庸虛比叨事任得聯
治務預浣情條候正炎歊路遙次舍更祈上爲注倚精
調寢興

賀運使司封啓

光被除書寵遷峻秩譽隨恩渥體與望隆某官德美端
持忠嘉允迪屢更器使久以能稱由課最之上聞致綸
言之渙發阻陪賓慶徒躍情條

賀轉運使啓

光奉宸書寵分漕節矧智謀之沈偉加風力之抑揚宜
有俊功以稱異選內惟單薄叨預按章方思旌棨之賒
亟辱賤賸之貺謙辭溢目感緒裝懷

西臺集卷八

